禮記疑問

三之四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二
號 八二九二
函 六二
架 六六
冊 六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八二九二 號
六 冊
二七四 函
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92
冊數 6 (2)
函號 274 28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王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

淺草文庫

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此以下二十一條當統看首二條是槩舉王朝制祿爵之等因次天子之田云云見唯天子享千里之奉公侯而下其受田有差明首條之所謂五等

者盖自天子而降也因次天子之三公之田云云見天子之公卿以下其受田視外諸侯有差明次條之所謂五等者不獨諸侯之國也因次制農田百畝云云見制祿之等悉以為準是所謂祿以代其耕者因次諸侯之下士云云二條見王朝之所以制祿者各有其等因次次國之上卿二條見王朝之所以詔爵者亦各有其等因次凡四海之内三條見一州之建國若斯天子之縣内建國若斯統九州之建國若斯而祿爵之等不越此制之範圍也因次天子百里之内云云見天子千里之奉

止足以共御而不私因次千里之外設方伯云云見方伯連帥之設乃所以統攝而無外因次千里之内曰甸云云見畿甸侯服之名所由立而宰土内外無有不歸天子之統御者然後舉天子三公九卿云云見王朝之設官若是其具備也舉次國三公皆命於天子云云見王朝之分設若是其有等也舉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云云見王朝之監制若是其森嚴也舉天子之縣内云云則明内外之祿爵未有敢自為制者舉制三公一命卷云云則明君臣之命服未有敢稍踰越者故章内所稱

天子不一而足焉見唯天子為能詔爵唯天子為能詔祿唯天子為能錫命而不由天子之命者是為簒為逆之流皆不容于王者之世是則所謂王制也

自王者之制祿爵至其有中士下士者九條大抵與孟子周室班爵祿章相出入

孟子論班爵祿故五等六等止言爵而後詳制祿之等此篇論制祿爵故五等五等雖論爵而實含詔祿之制觀下文天子之田以下云云自見得

三等之國其卿其大夫其士名稱雖同而爵以次降品秩上中下有不可踰紊焉者若然則其頫聘並會之時自然位有等第不必言矣註疏乃指定此是頫聘並會時尊卑之序恐失記者之意

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盖不過相地以分列之耳此定說州建百里之國幾何七十五十里之國幾何共九州來為三等之國幾何拘泥開方之法鑿鑿定限而毫無短長多寡於其間似非聖王衆建諸侯之制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筭法其實不然此一段斷得極當

以共官以為御亦大約說所共所御取足於此地

也云耳方氏註似多轉摺
天子三公四節見建官若是其具備錫命若是其有等監制若是其甚嚴耳
石林葉氏云内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固亦通稱為諸侯也内以世禄為主而有賢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為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禄此數語可以補註所未備
制三公一命卷二節特詳命服之制見此之謂王制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此承上爵禄命數說來故有爵之禄之句因爵人及刑人說到不畜弗養弗與言示弗故生當為一節
天生民材本為世用然因材而任使詔之爵禄非論辨之加詳有不可輕與焉者故下必先論之四字大約與孟子國君進賢之意同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

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
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
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
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
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
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
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
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天子繼天立極故巡守必先柴祭望祀然後覲諸
侯就見百年者以行事
命太師陳詩觀民風欲正其俗命市納賈觀民好
惡欲定其志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
衣服正之欲一其制有不敬不孝不從為畔者異
罰焉有功德於民者特進焉總是欲明其賞罰若
是而巡守之事畢矣此天子巡四方其禮總不外
是也大約與虞典巡守之禮同

志淫好辟槩頂觀民之好惡來

天子将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将出宜乎
社造乎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

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

此繫項巡守來遂兼說諸侯因及諸侯之朝見唯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因及天子賜諸侯禮樂弓矢斧鉞圭瓚因及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天子巡守不過考禮正刑一德耳故諸侯之朝見皆以此尊天子

天子諸侯無事則歳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此四條是田獵之禮先王為祭祀賓客充庖不得已而取禽獸然對時育物之意嘗流盎于其中如合圍掩羣及取之非時用之無制則其心有惻然不自安者故此篇于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獨加詳

焉易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是此意
合圍掩羣這便是田不以禮暴天物
天子殺一節雖言田獵時尊卑貴賤之次第然細
玩下大綏下小綏止佐車語分明有止殺之意這
便是取之有制與下文取之以時意甚聯合
不合圍不掩羣是不欲盡取殺則下大綏小綏止
佐車是取之有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云云
是取之有時麛卵殺胎殀夭覆巢其殘賊物生尤
甚故詳舉以示戒總之則所謂田必以禮不敢暴
殄天物也

冢宰制國用六十八節
自冢宰制國用起至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
用止雖其中分冢宰司徒司空司馬司寇大史司
會大樂正等官其實皆統于冢宰當自為一節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
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
為出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
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
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
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凡朝覲祭祀燕饗一應軍國之需皆是國用國用
不制則費出無經有不可為國者故王制獨首舉
之而總其權于冢宰周禮王后太子皆總于太宰
亦是此意
歲杪五穀皆入可制國用然其用因地之小大視
年之豐耗且必通之三十年則其所定之制始為
中正可通行於萬世矣
制國用雖浩繁可以一言蔽曰量入以為出

禱祀祭祀共給鬼神總代民以圖報所謂昭民力
之普存是已仂字从人从力是此意喪亦臣子所
宜効力故亦用此字
喪三年不祭疑是但致時祭不舉禘祫之大典耳
若併廢時祭如何使得
暴即暴棄之暴祭盡誠盡物物之不具誠烏乎盡
是暴棄其禮之大者故下一暴字
祭以八簋為禮然易之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則祭亦有時乎從儉矣此曰凶年不儉者何曰聖
人論禮隨時變易以從道故于萃曰用大牲于損

曰用二篇此禮時為大之說也王制但舉一定不
易之制言之故云不奢不儉耳看上文祭用數之
仂一句便見得

三十年之通不専祭葬二事緣此為典禮之極大
故特舉言之而下著其詳

民有菜色言其萎黄如菜之色也註饑而食菜則
色病者非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

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雖大夫之禮然士庶人家有
其力不能即辦者大約此為中制耳註似拘泥不
通

縣封不封不樹是庶人禮不為雨止喪不貳事則
天子以下之所同也制為此言者恐庶人家葬具
不備易以雨止食用不足易以事奪耳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
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七廟之說紛紛矣朱子引孫毓語謂太廟在公宮

之東南其制外為都宮中為太祖廟左右為昭穆
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有親盡
而祧各即以昭穆序升焉蓋宗廟之制但以左右
為昭穆不以昭穆為尊卑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
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
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必
大祫會于一室然後序尊卑之次耳此一段説得
極明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
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
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
後者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
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
祫烝祫

祭有天子諸侯之所同者礿禘嘗烝是也然其禮
在天子亦有時乎犆與祫異焉者在諸侯又有一
時之不舉者又有禘一犆一祫者是則所謂王制
也

禮以分定以義起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

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其封内是以分定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是以義起者此之謂禮此之謂王制

祭備庶物薦以時物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看諸侯無故不殺牛云云見古人必行一大典禮始用一牲物却何等重禮何等惜物今牛羊犬豕珍羞無故輒妄用之禮教如之何其不壞物用如之何其不乏

庶羞是常所用牲曰牛羊犬豕是祭所用庶羞不踰牲者言不敢踰用此牲也觀下文不踰祭服不踰廟自見得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冢宰制國用莫重于喪祭故相因說到祭品祭器然稅與征與用民力田里等項亦制國用者之所財成也故亦相因及之

此七條宜重看不稅不征不禁無征不過不粥不
請字面
古者不征不稅令所求于民財者竭矣古者用民
之力歲不過三日今所役于民力者竭矣任是深
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讀此詩可為於邑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
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地利上加一時
字極妙
天氣與地宜本相通度地居民山川沮澤而時四

時則民無有不安居樂業者矣易曰后以財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此意
民居既定宜有力役之征却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其政之均平何如其所使民又任老者之事食壯
者之食其政之優卹何如此庶民子來懽然樂終
其事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
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
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
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

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
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
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
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
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
鞮北方曰譯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
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
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既居民必居民材以儲其用然天地間風氣大殊
寒煖燥濕必因其宜以居之然後可以備其用故

首舉焉若修教齊政亦有不可拂其俗之所宜者
故繫承言之
廣谷大川天地所以立其限也故下異制二字民
生其間各一習尚若下文云不可推移者故下異
俗二字剛柔輕重遲速有彼然而此不然者故下
異齊二字五味則各一調和矣器械則各一制用
矣衣服則各一宜適矣此其俗可易乎但修舉其
教令同歸于善耳固不必易俗以為之也此其宜
可易乎但齊一其政令皆歸于治耳固不必易宜
以為之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正修其教

不易其俗意又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正齊其政
不易其宜意
居民雖居中國之民然四夷皆吾赤子也其安居
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之欲無有不同故雖言語不
通必設官以通之達其志通其欲乃為王者無外
之治
居中國之民曰修其教齊其政居四夷之民曰達
其志通其欲道合如是
必參相得也註未見分曉參者參酌而調停之謂
地有廣狹高下邑可隨其形勢為之乃從而調劑

分棣使內外遠近居民之心無有間然者是之謂
參相得也註所云似未當
地邑居民既參相得中間便無不耕之土無籍之
民食從其節事當其時民咸安其居矣所以樂事
勸功尊君親上而教學之可興也
民咸安其居一句是承上起下語無曠土無游民
食節事時是上之人使民安居事樂事勸功尊君
親上是下之民安居以後事
從度地居民起直說到民咸安其居是為司空一
大案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因説興學隨舉司徒修六禮云云是一篇文字若此條槩舉八目下文但承説上賢簡不肖事養耆老恤孤獨詳舉于篇中六禮七教八政僅舉于篇末而不語及一道德何也建學興賢無非修明此禮教耳齊一此政治耳而養老恤孤其節目之至大者故縷縷及之總之則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故不復贅言此文字之極妙處

不曰節民情曰節民性性情所出也凡民任性為之有多少過不及處故司徒修六禮以為之節衣服器械事為等項不立政以為之防便多僭擬放溢之失故曰齊八政以防淫

民生雖異俗而道德只一箇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總是将此道德之一者一民之不一使其俗歸于大同耳修是整舉而不壞明是昭示而不晦齊是限制而不紊一則一定而不易也

上云不易其俗此云同俗者何不易者不強易之也不強易而但以道德之一者一之俗自歸于大

同矣是不易之所謂同也
司徒教官也教莫大乎孝友睦婣任恤養耆老恤
孤獨是教之最先務也故特舉言之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
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
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
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
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立教在簡賢絀不肖然不肖者不絀則賢者無由
勸故先舉簡不帥教者

不由禮教不循政治不歸道德不知養老恤孤是
之謂不帥教
耆老皆朝于庠有朝禮習射習鄉有射禮鄉禮大
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執此典禮之事也此全
是將禮教去風動他使不肖者知所改易故不變
則移之左右移之郊移之遂皆如此禮為之也
看四次示之禮教却何等陶鎔何等警礪此而不
變眞無可化誨者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

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選以擇用名俊以傑出名造則成就其才德使為
世大用也下文詩書禮樂以造士皆國之俊選皆
造焉通承此箇造字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凡道德政教之大具在先王詩書禮樂中奉此以
示術是謂崇四術舉此以設教是謂立四教乃所
崇所立一順先王之遺文故典毫無勉強拂戾于
其間此士之所為樂從其教而各自成其德以為

世大用也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
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大學賢士所關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造皆入此學以造就且入學
以齒貴賤勿論焉蓋必如是上下咸思自奮勵陶
鎔詩書禮樂之中涵養身心性情之德可克勝家
國天下之重任也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為本正是此意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學學之終身原無出入但自入學論如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云云至于九年則學已成就可為世用故小胥大胥等簡不帥教告於大樂正告于王

論造士之秀告于王升諸司馬

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王親視學總是令其觀感興起必到成人有德處

此專重在造士上故論其秀者升之司馬簡不帥教之尤者屏之遠方若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當别自有處法恐不可如是之遠屏也

論定後官進之為卿大夫士也乃其中有不稱官者又有廢置之典舉大夫則卿與士可槩見矣此是王制之周匝處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古文武不分為二司徒教士司馬論定以官材司馬治軍司徒教士以車甲此當時之號為士者入可相出可將若詩所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至今猶稱為美談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曰執技論力要見入學官材皆是論其德矣適四方言其技可通于世用羸股肱決射御則言其所以適四方者用力以任事非苟焉而已也

古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所以定一其心志無敗事負官者

此執技以事上者即世子篇所云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之人也所以不與士齒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刑易失其平貴持之正辟欲當其罪貴察之明故司寇聽獄訟必加三刺有旨無簡者不聽其所聽者附從輕赦從重一本此欽恤之心所謂罪疑惟

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正合如是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即就也即天論者就天理斷論之也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是明証不必改論作倫

郵是遞運之所五罰等序以次而遞降如郵焉故云郵罰註郵與尤同訓責也非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聽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凡人罪過非蔑倫理即干法紀蔑倫無親干法無君皆于名教上有關故聽訟之始即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今大明律序服制別尊卑貴賤加減科等正是此意

犯有輕重入有淺深輕重之序宜論也而以意逆焉必使其序之不淆淺深之量宜測也而特加慎

焉必使其量之有准是則所謂別之也
聰明下一悉字忠愛下一致字總一者下一盡字
見有一之未悉有一之未致即有一毫之未盡也
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是聽訟一大斷案故下
一權字從而意論其輕重慎測其淺深方可以分
斷罪惡之大小故下一別字然于中猶恐其或枉
也必悉聰明致忠愛乃可以得其情故下一盡字
有疑則汜與衆共衆疑則直赦之却何等寬宥有
不可赦者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却何等明慎總
之所謂即天論麗以事而我無與焉者也

王三又然後制刑此從刑之極重者論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
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品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
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
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此云凡作刑罰輕無赦又
云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何也曰此立法不得不
嚴也嚴則人畏其難犯而無輕自入矣此刑禁中
之仁愛也

曰作刑罰無赦曰刑者侀也云云見唯立法之甚嚴此用法之不可不致詳也歐陽公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方是君子之盡其心者

亂名者亂其名也是于名犯義之人改作者改其作也是作聰明變舊章之人

學學習也順順習也學習其非理者却以涉獵濟其奸順習其非為者却以文飾掩其惡此是極奸險之惡人故不待聽而誅

行偽言偽學非順非猶可恕也而堅而辯而博而潤不可恕也孔子誅少正卯正是此意

假鬼神時日卜筮是今假降邪術私習天文妖書妖言以惑衆者

人皆知亂政之可惡不知作為淫巧習為奸偽設為妖妄以惑衆心者其惡與亂政者等也故槩殺以絶其禍皆不待聽而誅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

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聖王制刑以遏惡又設禁以防奸禁于未然則必不陷于刑辟矣故因論刑併及之

圭璧金璋是重寶命服命車是名器宗廟之器非所常用者犧牲非所常畜者戎器非所常御者故禁不粥于市

錦文珠玉成器是錦文珠玉以成其器者

衣服飲食此民生日用之需也何以不粥於市曰唯其為民生日用之需也粥衣服則寒暖有不蔽其體者矣粥飲食則朝夕有不贍其口者矣厲禁不粥正使之皆足于衣食也

異服雖非其所作然此亦作異服者之徒也故禁之異言不究将必有潛出入以為奸者故識之識云者窮詰之使無可往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諱惡恐非廟諱忌日之謂凡人所自諱者其惡已太史執簡以記言動且奉諱而使知所惡則君必

凛凛于廟堂壹禀法度之正矣所以承語云天子

齊戒受諫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
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
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
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司會以歲成質天子何以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
大司寇市以其成從質于天子何以大司徒大司
馬大司空齊戒受質曰質於天子則天子必下其

事于所司矣今所謂該部知道是也故該部各凛
凛承旨

嚴陵方氏云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樂正崇
四術立四教故樂正之質則司徒受之司馬掌邦
教統六師者也司寇詰姦慝刑暴亂故司寇之質
則司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司市掌僞飾
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十有二焉故司市
之質則司空受之蓋各以其類受之也

又云物作於春長於夏歛於秋藏於冬則一歲之
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説乎兌勞乎

坎則一歲之終固可勞之時也老者血氣既衰是為可休之人農之稼穡亦已勤矣是為可勞之人于可休之時而休其可休之人于可勞之時而勞其可勞之人先王所以奉時為政者如是而已休老勞農所以成今歲之事然即于是時制來歲之國用體國勤民之心蓋無時而或忘矣所以為王者之制

曰冢宰制國用曰司空度地居民曰司徒修六禮曰司寇正刑明辟曰司馬辯論官材若止五官而大樂正造士大史典禮亦寓其中且司徒論秀升諸司馬司馬有發徵之司徒司會之質成受之冢宰大樂正三官之質成受之大司徒等百官又各質成于三官達之天子而又各受成于其下總之冢宰制國用以成始成終焉若一身元氣分攝于五官流通于百骸而總主于一心無偏而不舉之處是則所謂王制也要識得

從冢宰制國用說至此原歸到制國用去是為一篇文字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

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
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
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
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
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
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
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
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

致政唯衰麻為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
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
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
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
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
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
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
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
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

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
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
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道路男子由右
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
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
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凡養老句是提語虞夏殷周以燕以饗以食修而
兼用之是隨時以異其禮也然至周大備周禮之
兼用萬世所不可易者

上提養老之禮句下則詳其所為養者

自五十而上皆謂之老然其年彌高則其禮彌隆
故言養於鄉直至于使人受

養老之禮焉能家賜而人益然必其家養生送死
而無憾始謂之善養老也故出五十異粻二節言
所以養生者當如是其周至也所以送死者當如
是其曲備也斯王者養老之心與其人而俱盡乎

上言所以養生備死者詳矣此復舉五十始衰云
云見老之所為老者其當養如是此杖於家杖於
鄉杖於國杖於朝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其
禮宜若是之異等也

杖家杖鄉杖國云云是槩言若國之元老尚在朝
請及已致政者其禮宜特加優重故又云不俟朝
月告存日有秩
不從力政不與服戎不與賔客之事齊衰之事弗
及也是優庶人之老曰而爵曰不親學曰致政曰
唯衰麻為喪則教有位之老宜以時進退可自盡
其天年也
養國老於上庠云云是著養老之地皇而祭云云
是舉養老之禮
看引年二字見三王老吾老及人之老必盡四海

之高年皆養焉唯恐其或遺也一子不從政其家
不從政正引年優恤之政
將徙於諸侯是自內將徙於外者自諸侯來徙是
自外來徙於內者故一則恤其行而寬之三月一
則恤其來而寬之期註二說俱未當經旨
由養老說到疾與喪與徙在所宜卹又說到窮民
無告者又說到殘廢技藝之人總之皆優恤之政
王政有所以隆其優養者有所以示其禮讓者有
所以教其任恤者知優養禮讓任恤之義則君子
庶人之老各得其所無徒行徒食者矣提掇養老

起歸結到着老不徒行徒食是一篇文字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下十九節

自方一里者起至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止覆申篇首爵祿之制似亦不可少但中間開方封建之法牽合拘泥有必不可行于後世者

書但曰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而已詩但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而已此篇乃自恒山說到衡山自東河說到流沙曰千里而近千里而遙不知從何人丈量過又謂古尺八尺為步今尺六尺四寸為步說古與今步口多寡差幾尺幾寸不知從何人較勘過且舉方千里者為方若干封方百里而下者為方若干若干不知從何時封建過此秦漢之文之最下者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一條祿視諸侯之卿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方伯之地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亦有理今京師都有會館豈亦其遺意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周禮有吉凶軍賓嘉此舉冠昏喪祭鄉相見似遺

軍禮然有發教士以車甲則此禮亦未嘗不具書止五教此加長幼賓客為七教似為少殊然總之明倫多寡所不必拘也

政舉飲食衣服事為度量數制無説已乃以異別為一政吾惑焉按燕儀饗禮皆主飲其食禮則專主食飲食或亦可分為二乎飲食衣服事為中間等則既殊品節亦異故記者下異別二字始及度量數制耳

此篇先儒謂雜舉歷代之典為王制一篇斷案

重訂禮記疑問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月令

此呂不韋延諸儒所纂者故官間出秦官事間雜秦事且多讖諱災祥語似乖聖賢口吻但其中所載儘與禮經相出入有不可不存以備覽考者

孟春之月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東風解凍云云是一月之氣候今曆書載七十二候皆本乎此

天子居青陽左个

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此篇所載青陽總章云云是王者之遺制王者果能居此以出政則必有奉天而弗違者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穀食四時並用牲亦四時並用曰食麥與羊菽與鷄云云言當其時則以此二者為主耳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則器有一定之制矣此何以云其器疏以達高以粗圜以閎廉以深閎以奄若是其異制也曰器之制本有定則但其用各宜于時如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其器便自有不同處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春為歲首宜迎之以迓時氣之和行鼓舞之政夏秋與冬何消迎得此月令之所為秦書也

獻歲有慶賀禮故天子有賞賜以馭幸然兆民難

乎其暨及也故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以及之終之曰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又見其所及者無壅而無不宜也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分四事而實相因此通說在上的意思到慶賜遂行則其實惠施及于下民矣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曆象日月星辰是王政首務故迎春後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此與周官職掌大相合且命之曰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却何等勑愼之至

周官太史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又正歲年以序事須之于官府及都鄙順天應人之政莫大乎此此命其守典奉法命其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云云正責其舉所以治人者合所以承天者非徒命之而已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王者之政無非為民請命于天故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仲春元日命民社季春為麥祈實而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為民祈福祈來年于天宗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篇中不一而足蓋示後世人君實實時舉此政無負上天為民立君之意天子躬耕帝籍豈便収得若干可供祭祀但天子所以共郊廟者其禮當如是所以興起斯民之勸於農者其道當如是故必躬必親不敢視為具文而已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孟春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正交泰之時也王命布農事又命田舍東郊使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又必使躬親以飭其事財成輔相左右之事莫備于此

農事雖專重五穀然丘陵阪險原隰又各有土地

所宜者須善相度以因地利始得故曰土地所宜
五穀所殖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入學習舞未便用之于祭乃修祭典亦未便通舉其祭但習之修之以俟其行耳命祀山林川澤是祭中之一事也

先王仁民愛物之心無時不存而孟春為物生之始尤惻然其加惠焉故犧牲毋用牝也毋覆巢殺孩胎夭麛卵也禁止伐木也此一念之愛恤直流及于昆蟲草木之微毋聚大衆置城郭也恐妨農事也而又掩骼埋胔焉此一念之惻隱直下及于死生骨肉之際斯為王者不忍人之全政哉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稱兵之事非一而好兵為尤無故而稱兵其違天殃民有不可勝言者而終必及其身故決言以示警曰稱兵必天殃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

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
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雨水不時云云此天道之反常也胡以君忒其令
則召是災曰天與人非二也和致祥乖致異即匹
夫猶爾況君乎天以民命付之君而君顧恣睢以
行其政若四時之忒其令則天必先之以怪異申
之以災變而猶終不悛則凶禍之隨有捷若桴鼓
者此洪範之咎徵可為萬世之龜鑑也彼昏不知
而謂如日之不喪亦未察于此理哉書曰吉凶不
僣在人唯天降災祥在德可畏哉

人君行令失時災異其所必召也但必曰春行夏
令其應如何行秋令冬令其應如何此秦儒拘泥
之說不可盡信者耳乃註言人君于孟春之月行
孟夏之令孟秋孟冬之令豈其君於此時更無行
仲季之令者乎此後儒之拘泥又甚於秦儒者春
秋但書行事不配災異旨深哉

仲春之月　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王者仁民而愛物唯生氣可驗於草木故首言安
萌芽隨舉養幼少存諸孤二事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古有禱嗣之禮故天子於玄鳥至之至致祠高禖后妃帥九嬪御是今日所侍御者嚴陵方氏觧此御為九御誤矣禮天子所御是平日所御幸者註謂御幸而有娠者拘矣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将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云云與詩敬天之怒無敢戯豫意同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

度量衡石斗甬權槩皆王者所以齊一天下之制也唯仲春仲秋日夜平分取是而較若畫一焉是謂因時之政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闔扇門户之蔽人所居也如何可先之寢廟愚謂是月觧羔開氷将薦寢廟故先修闔扇于寢廟中耳

此時所重在農不得已為修闔扇于寢廟耳觀少

舍毋作大事語自見得

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孟春但入學習舞茲習舞釋菜則用之以祭矣天子親帥三公九卿等往視之益重其事也

季春之月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麦祈實

天子為祈麦實薦鮪于寢廟而若此其慎重于舟致薦于廟此為特謹耳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内

生氣陽氣何以別天地之大德曰生四時皆此生意而唯春主生其氣為尤盛故曰生氣方盛然所以主生者陽氣之用事故曰陽氣發泄要之總是一氣

不可以内一句說得極好天子盡四海以為富何須藏富於國唯是倉廩府庫儲積以制國用備水旱不時之災不可已耳若鹿臺鉅橋昏冐之甚不足法矣外本内末爭民施奪其萬世之龜鑑乎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

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布德行惠是大綱命有司發倉廩以下則德惠之
實政也
貧窮乏絶其近者可發倉廩以賜賑天下大且遠
必開府庫出幣帛乃足以周濟故其文若此
聘名士禮賢者何以與賜貧窮賑乏絶並舉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聘禮名賢固賜予之首務也况名
賢懐挾經濟禮聘而出其施及寧有限乎故勉諸
侯亟行之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正是此意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嚴陵方氏云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為時
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愚以為
未然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山澤之氣本相通也時
雨將降下水自然上騰特謂不可不豫為備耳非
必謂雨過淫而上騰也
國邑中有原野原野中有隄防溝瀆道路循行而
周視焉修而利之道而達之開而通之則可無障
塞之害矣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豫備之
術可無亟講乎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易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方春時和萬物皆向于生育而或羅于死亡其忍乎孟春毋覆巢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仲春毋竭川澤毋焚山林季春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仁恩之流益逮於跂行喙息之微是為王者之政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是可蠶之候故亟具曲植籧筐教民皆勤于蠶事后妃齊戒以下則王家為郊廟之重躬親其蠶事也與天子躬耕帝籍同季春蠶事方始即曰蠶事既登云云蓋謂郊廟之服取足于斯不可不蚤夜以勤其事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審五庫之量毋或不良此是備物致用事百工咸理監工日號

云云則教所立之成器必堪為天下利不可悖時
而失良也然但足為天下利已耳不可過巧以啓
侈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

孟春入學習舞仲春入學習樂此月大合樂皆節
宣陽氣之事

孟夏之月

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行賞封諸侯各一事慶賜又泛言之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贊桀俊遂賢良兼之舉長大此真是秦事

繼長增高毋有壞墮

繼長增高所該者廣但毋壞墮則繼增之術也恐
此外不可加添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
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勞而不勸其及未徧也故
勞農勸民並舉言之

好逸惡勞人情也故命司徒循行縣鄙以察之命
農勉作毋休于都則管子謂農安于農不見異物

而遷焉之謂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季春薦鮪于寢廟為麥祈實茲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其禮合如此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斷薄刑三句比恤刑以順時令事然此當月月行之不獨孟夏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曰后妃獻繭則必后妃獻繭于君君復于后妃始命衆婦分繅以効功也　註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或恐未然收繭稅即令起夏絲綿之稅故本文有貴賤長幼如一句註外命婦食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故稅其繭十之一亦恐未然且給郊廟之服是收此繭稅須分于有事者使各製服以承祭耳必非取此命婦之稅給其夫之祭服也

仲夏之月　養壯佼

看養壯佼三字亦秦時事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大雩帝雩字从雨从亏本祈雨之祭乃註云吁嗟其聲又引周禮女巫為証此不經之語也孟春祈穀于上帝祈五穀也此祈穀實祈秋成之穀實也

毋燒灰毋暴布

火日用所需且夏祀在竈曷為禁四方山谷中多野燒此時非所宜也或者其禁是歟布亦日用所需且夏日宜暴曷為禁厥民因無所事布是時宜用亦暴殄之一節也或者其禁是歟

關市毋索

譏而不征是王政此云關市毋索則但用其可索乎此可証其為秦書也

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

秦孝公牧馬汧渭有功受封葢得此游牝別羣之法也故鐵駟車轔遂稱為天下雄此篇所陳大柢本是然騋牝三千斯馬斯臧其有關于戎政者亦不可少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

人物禀陰陽之氣以有生仲夏五陽盛長一陰方

至此雖未見其搏擊而爭端實基于此此是人物死生一大關頭物則無內傷無外損順其氣以生死焉巳矣乃人之一身食味聲色情也靜躁之間所係不小故教君子于是時必齋戒靜處而毋躁聲色止而不進滋味薄而不和節諸耆欲以定心氣斯其體常定而常和不犯陰陽之爭而罹死亡之患此調燮生理之大節也故特陳之以示戒

齋戒掩身毋躁一章下飲食男女聲色貨利皆從躁之一字失故舉聲色滋味言之然猶謂其未盡也又益耆欲二字上聲色薄滋味而又節諸耆欲則心氣其可定矣心氣定形氣自然不乖雖當陰陽之爭死生之分自可保全無虞者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是實語

躁字與定字正相對毋躁則常定則不爭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晏陰晏字下得極好陽主生陰主殺聖人雖不喜其來然陽之生非陰不能成是亦造化所不可少者唯相爭而不定此見陰之為害耳果能靜以待之相得而無逆則陰為晏陰而其所成就不小小矣易之姤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此何妨于一

陰之遇哉人靜攝則和凝以成其身事靜處則安
妥以成其事國靜一而不擾則事治民安以成其
治是晏陰之所成皆由吾主靜之所定也百官靜
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其語本粗淺而其理之
所寓實關于心學之至大者敢發明以正有識者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居高明遠眺望非以快意娛心也時將溽潤鬱蒸
之氣及焉必思爽然以自豁也故順時令之宜為
之
升高陵處臺榭不妨假是而登封遊觀及阿房沉

香之營建則動擾殃民犯時所忌未有不反及其
身者

季夏之月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鼉可為鼓龜可為卜故曰取曰登蛟與黿則民之
害也故曰伐曰取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
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
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禮莫重于祭祭莫大于皇天上帝及名山大川四
方之神宗廟社稷之靈故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

芻以養犧牲令民咸出其力以共之然總之以為
民所福而已王者之敬神而子民也如是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作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祭服旗章皆極大典禮故特嚴婦官之命一則曰
必以法故無或差貸一則曰莫不質良毋敢作偽
蓋用以辨貴賤等級之度此不敢不致其慎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
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
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春曰生氣夏曰養氣養氣是養萬物之本舉大事
以搖養氣則物不繁育民無所賴矣此其干造化
不小故又曰舉大事則有天殃
曰毋舉大事以搖養氣足矣何又曰毋發令而待
以妨神農之事蓋興土功合諸侯興兵動衆中間
便有許大期會許大徵召許大發遣時月迫待有
不勝其疲苦者此其妨農事為不小故又相因言
之

中央土　天子居太廟太室

土本寄旺于四時但此篇首語俱分五行則此段亦不可少且天子居太廟太室則實有此制非虚語也

孟秋之月　鷹乃祭鳥乃始行戮

令看

鷹乃祭鳥二句言鷹先祭而始戮也不可就順時

天子乃命将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悪順彼遠方

易曰長子帥師又曰利執言又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此選士厲兵四句得長子帥師之義詰誅暴慢三句得利執言懷萬邦之義此可為訓者

不義横行於天下遠方之民陷水火矣天討所臨正出斯民于衽席之上也是謂順彼遠方註遠方順服似未快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摶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春生秋殺陽舒陰惨是造化之常故當孟秋即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云云然非持之以明慎不可也故又命理瞻傷察創視折云云存欽恤

于審斷之内此何以故天地之氣始肅不可以贏
也曰肅則宜順時以制刑曰始肅則宜明慎以用
刑此之謂贊化調和之政
嚴陵方氏曰審斷決故獄決必端平有罪然後戮
則不及于無辜斷刑以嚴則不敢輕易體得極好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
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
水潦使不為收斂之害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則
推此收斂之意而悉為之者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
幣
秋以刑不以賞故毋以封諸侯立大官秋主斂不
主發故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使必以幣隨行大使出大幣當作一事看
仲秋之月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
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前此非無衣裳也此時氣肅宜為寒備故具飭耳
文繡朝祭所用故曰有恒又曰制有小大度有長
短衣服燕私所用故曰有量必循其故冠帶則通

朝祭燕私無不有之者也故曰有常註泥文繡為祭服則朝服之九章其無文繡乎通衣服曰朝服燕服及他服則燕服他服可槩同于朝服乎是不可以不辨者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命其殃

前月但云戮有罪嚴斷刑而已此曰斬殺必當毋或枉撓且曰枉撓不當反受其殃葢欽念民命之當重而深致其警也近有殘民以逞者中其身及其子孫可畏哉乃知斯語之非欺我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五者備當皆主牲體言一須視全具二須瞻肥瘠三須察物色四須量小大五須視長短此其事易見者芻豢特所以養牲者耳註却分所按所瞻為二事併小大長短為一事吾不知其何謂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中庸云來百工則財用足此云四方來集遠鄉皆

至則財不匱蓋農末相資須商旅以接濟易關市
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則貿遷有無四方自然
來集遠鄉無不畢至矣此財之所以阜而不匱也
貢賦職修亦由貿遷有無得之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凡舉大事四句可緊月令一篇但此綴在仲秋之
月則在相時以發揮耳
季秋之月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
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號令加申嚴唯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盖丁寧凡

事之收斂非專指財物也
天地氣藏吾所為發散便兩不相會凡事務收斂
無務宣洩則吾所藏與天地之藏兩相會矣此下
一會字為極妙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
倉祗敬必飭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然西成之候亦可舉其
大要矣玩下藏帝籍之收於神倉見此舉五穀之
要專為會計歲收欲共郊廟之大祭也
祗敬必飭言祗敬之必飭也註分三事觧非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周仲冬須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此于季秋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分明是秦制若稅法貢數西成已畢宜即令諸侯分勑會計達之天子然後可斟酌次第須行故併及之乃所會計則止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則王者公天下之政又不可以秦書目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必有備乃無患除戎器戒不虞及牧馬車攻之法與籍每加重焉茲于田獵時習五戎併班馬政及所以駕車者天子厲飾執弓挾矢親獵以祭除戎豫備之計即寓于獮獵祠祭之中一舉而兩得是法之極良者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趣獄刑毋留有罪非盡斬刈之也刑有小大與獄

而相比即小大決之毋留于獄耳易曰君子以明
愼用刑而不留獄正是此意

孟冬之月　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
卦吉凶正豫爲卜筮之用也左傳曰國之大事其
何不卜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易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獄吏不中正而阿黨則此
心先掩蔽其所枉縱不小矣是察阿黨無所容罪
寧至于掩蔽乎治獄末也治治獄之人則正本清
源之道也

不獨察曰是察唯是可正不是非是莫能察也此
用字之妙處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
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
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
關梁塞徯徑

天有是時人有是事天地閉塞而成冬則人事亦
宜以閉塞應矣命謹蓋藏令致謹于公儲也命循
行積聚無有不斂令悉斂於私藏也坏城郭戒門

禮記月令類問卷之四

閭云云則嚴扃于畿甸者至矣固封疆備邊境云云則慎守于斥堠者至矣此皆順時閉塞之義後徑是邊疆關要中或有旁後曲徑可由以潛達者故加閉塞在固備完謹之下

陸氏云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修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後徑不塞無益也此段發得極透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祭器用器皆有度程而祭器為重故特舉之凡試器技或作淫巧是啓侈之一事也故篇中兩致戒焉然功必至到乃可用之永久故又教以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是考工之一妙法

作淫巧不功致皆為不當不功致者罪則窮其所為冐破之情作淫巧者罪則窮其所為啓侈之情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礿祠烝嘗是王者四時之祭此篇獨舉季秋嘗孟冬烝而春夏不及焉豈以其時物之未備耶且季

秋方嘗而孟冬即舉烝恐亦未合疏數之節也況加大飲于烝之上乎此為秦書

春祈秋報常典也此於農事甫畢即祈來年于上帝無一時不念及民生也

易曰勞乎坎成言乎艮孟冬正可勞之候也故勞農以休息之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山澤之利王者與民共之茲收其賦亦異于上世矣然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則萬世之法戒也後世賦加于秦而暴吏侵刻朘削無所不至其為天子取怨于下有不可勝言者讀此語可為於邑

仲冬之月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起大衆與教大閲不同秦尚威力每興大兵衆并呑天下大干造化之和故此篇于起大衆三致意焉蓋覘戒之書也註反駁為呂氏之書誤矣

命之曰暢月一訓暢為充言此月萬物充實于內一謂陽久屈而後伸愚皆以為未然季冬之月不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乎此命之曰暢月即命之曰逆之文法也蓋此月一陽生于五陰之下其氣尚微唯是安靜以固養斯可為他日發生之本故易于復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蓋教之固而閉也毋發天地之房也如反是而沮泄則蟄死民疾而死喪隨之矣命之曰暢月謂其反閉而為暢失時令之特甚也註所云未敢謂是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法令之不行貴戚近習所阻撓耳故于此嚴其禁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酒用之祭祀用之賓客故時製而謹藏之非以崇飲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取之不詰非教之奪也甚欲其收藏之及時耳詩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亦此意曰取之不詰教民之亟為藏曰罪之不赦教民之善為取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微陽初生陰未退聽故至于爭君子齋戒掩身絶去多欲以安形性靜以待其定則不至于爭而蕩矣此是善養元神之要術

身欲寧須齋戒掩身來寧身在安形性安形性在去聲色禁耆欲然不止寧身而已也凡事皆須安靜靜則可待陰陽之所定不至于爭而蕩也此立言之次第

身欲寧事欲靜是大端然事本于身故先從寧身說起身寧而事不靜猶不寧也故又着事欲靜句孔明云寧靜致遠亦待定之意乎

形與性本不相離汩沒于聲色耆欲則形勞而性裂矣如之何其得安內養家解閉關為絶欲后不省方為天君不外馳是亦大道理不可謂丹術家

之言棄之也
身欲寧事欲靜從齋戒說起唯此心齊一而不亂
警戒而不忘然後可寧身而靜事易曰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於密是齋戒之極至處
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不直言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加可以二字
在上見唯此時有無事之官無用之器亦謂此時
暇佚可以簡閱而罷去之也
季冬之月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篇中難凡三見季春命國難磔攘以畢春氣仲秋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
牛以送寒氣氣一也春曰春秋曰秋冬曰寒耳送
寒氣迓陽和達秋氣遂萬物此于理有可解若春
氣一畢則夏氣繼之矣昌云畢豈以時方陽決或
以陰慝反噬而物被其災故命國逐之耶禮雖戲
而義必有所取決非是舊本禳星之說若註謂春
者陰氣之終磔攘以畢厲氣則宜直曰畢厲氣矣
胡以曰畢春氣此不通之論也唯仲秋註云除過
時之陽暑則其解為正當耳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一歲中時舉山川等祀此祭似告畢然故曰乃畢山川之祀云云

水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氷氷以入

嚴陵方氏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陰盛閉塞而陽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為慾陽為伏陰然則鑿氷非特為備暑亦以達陽氣也此段說理極明可玩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穀種宜藏出云者各出所有之謂也耕各盡力耦云者同力合作之謂也然必先曉告而豫計故特著為令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王制休老勞農成歲事大合吹而罷疑作樂以合族人致休息之意恐非作樂頓停之說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聖王所重者農事歲將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則農亦專心盡力于其事矣與七月之詩意同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臨川吳氏云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夫等所供亦皆出于民力故云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也極是

新安顧氏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如一歲之内因天時提撕一巡且過幾時到那時節又整一巡如春行慶賞刑以秋冬此因天時整頓大綱若他時有繫合即施行非一一到那時方行也

此段説極有理

曾子問

曾子問一篇習禮者謂為凶禮置之而不顧愚按註中有大謬於經旨者數條倘不加明辯後世有好古者泥其文而不察則註疏之大罪也敢考正於左以問高明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諸侯之出告于祖奠于禰而又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重其事也嚴陵方氏謂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似未當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逐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此條當是父母之喪與祖父母之喪同時而並有也故云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輕蓋父母祖父母[illegible]内所重於天下者第以子視父母以孫視祖父母較稍有[illegible]輕重於其間父母不幸與祖父母同喪則祖父母之喪父[illegible]母不能舉待孫以舉也而可無先乎故葬必先輕而後重[illegible]若奠與虞必推其所自生者故俱先重而後輕此子與孫自然之情其序有如此者故聖人特舉以垂訓耳若註將父母分重輕則中庸所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其旨豈若是乎且哀次既訓在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矣及解行葬不哀次云行葬母之時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之處則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母亦有之乎此不通之論也父與祖父平生待賓客皆在大門外之右其行葬皆所當哀者唯是葬祖父母時猶有所重父母在後其葬為當舉故急於行而不及哀次耳或曰父祖父則

有待賓客之次在大門之右行葬所必哀也然則母祖母或異時而行葬將亦不哀次乎曰禮別內外母祖母無次在大門外必不當停柩而致哀或又曰祖父母同時而行葬則若之何曰婦從夫行即哀次可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此甚言主婦之不可缺耳註謂七十之年猶必再娶非所為訓

大夫七十可以致政宗子七十尚強有力不可不

主祭也無主婦則若之何曰此禮必更有權宜大宗無子或子幼其祭必主於七十之老人即先以無主婦不成禮拜告於祖廟立於其側命其次行之可也令奉使之臣必先行出使禮於御座之前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

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父喪稱父四句註云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名弔之云云竊謂不然父喪母喪謂巳之父母巳喪也與父母不在同例稱父稱母稱其父母為父母也與稱伯父世母同例觀一世字可見註謂此稱父之名稱母之名弔之又改世母為伯母誤矣若解致命以下尤可咲父母之喪重於婚娶雖有吉日不得不致命巳之辭曰不得嗣為兄弟致命者致巳之意也嗣云者嗣此吉日成昏之謂也註訓致命為致還其許昏之命訓不得嗣為兄弟言不欲

使彼女失嘉禮之時使之別嫁他人恐繼此不得為夫婦剌謬之甚若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弟取而后嫁之者言壻雖免喪未忍遽言昏事女之父母使人為請焉壻猶未即取必待女之父母再請而後嫁之此甚言人子之心重喪而輕昏有若是耳此所以卒全夫婦之倫繼父母之後是孔子所謂禮也註乃謂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於他人待壻祥禫之後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則所待之謂何且壻亦人子也将終身不娶乎非情也此女尚在必待其嫁而後別

取亦非禮也況既納幣有吉日父母之命也一遭
父母之喪輙違父母之命絶此女不取而別取此
尤不通之甚者若謂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
於男氏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
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則尤不通之甚矣此
何以刻之成書以訓後人哉可恨可恨亟宜削之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
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

照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縞

總以趨喪是女雖未成昏未成婦廟見即奔舅姑
之喪事以舅姑之禮矣乃女至壻家已成昏在三
月之内特未廟見而死耳顧斥之歸葬女氏之黨
将謂此女為婦耶女耶且舅姑存明日即見舅姑
稱來嫁豈有已成昏在三月之内令復歸葬其黨
此必非孔子之言也曾子問一篇習禮者置不覩
益疑其雜出於後儒之附會若此類者無怪已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
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
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

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故衛君弔季桓子而哀公為之主但當荅拜而已不必哭也乃公拜興哭拜而稽顙於位疑是二孤因遂有二孤之説其實哀公特為之主非孤也習禮者所宜辯

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本文云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則必當有時祭矣註何以云三年不祭

殤不祔祭

殤不祔祭言殤殤不祔於祖也改祔為備何為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云云言吉禮宗子之祭本用特牲故有肵俎玄酒告利成今唯其殤不舉特牲之禮故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也註乃謂祭殤本用特豚云云謬甚

祭在祖廟之奧鬼神厭飫之而已曰陰厭

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

此二句要體得好人臣遭三年之喪初聞即致其事曰既殯而致事者言即既殯而猶致其事也曰既葬而致事者言即既葬而猶致其事也註云夏禮親喪既殯即致還其事於君殷禮葬後乃致其事則殯葬以前将亦事其事乎此不通之論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之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從其利利字恐即貪戀祿位以為利利字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

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
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
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文王為人子止於孝朝王季日三問安問膳色喜
色憂此理當如是是之謂止孝非於理有加也謂
聖人過人之行非也然如是不能復加矣故武王
不敢有加焉謂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亦非也
要識文武每日三問及視膳侍疾皆中心所發非
徒事節文而已者此稱大舜之孝即稱文武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言上膳時文王必身在其
所親臨視之也註訓在察也則與視較重複矣愚
謂食上必在宜讀
武王念親之篤當文王有疾時應有夢文王幸病
間問女何夢矣亦應有是言及以夢帝與我九齡
對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而為其子喜此亦人
情之常若我百爾九十云云則涉於誕矣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
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
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
也

㫖下一杭字大君之前以法繩其子是謂杭也此與分庭杭禮之杭字同、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此二句語意極佳記者意若曰周公杭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此非他即文王之為世子之道也盖文王世子之道凡為人子皆不可不知而況君天下者知此道則可為人父為人君為人長而君天下故周公於此特惓惓云爾王氏謂文王之為世子句衍文非也劉氏謂伯禽所行即文王所行世子之道非王世子之禮尤非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此以下連下數凡字皆提掇之辭

不曰教世子教士曰學世子學士者教之使進於學也學方是教教通是學此古人下字之極妙處

曰學世子兼及學士者上下之人皆有家國天下之責者也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為本

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要知詩書禮樂干戈羽籥皆學者之所有事也四時所共習但隨時各舉其所重者耳觀下文學干學戈必於小學正大胥籥師籥師丞其人且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則知其事未嘗不相通矣必拘執以為定非善讀禮者也

胥鼓南南字註南夷之樂且云先王作樂至矣盛矣而猶以遠方蠻夷之樂教之者所以示輿圖之無外異類之咸賓奏之宗廟之中侈其盛也若此則當教世子時即教之以侈心乎非所為訓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南二南也周南自關雎至麟趾召南自鵲巢至騶虞無非言修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之理皆寓其中聖人教世子正教之修齊治平為他日出震繼離之本故命胥鼓此二南之詩示之知所適從耳若註所云愚不敢謂是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學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

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墻列事未盡不問

祭與養老乞言合語是學之大頭腦處故記者於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下即提此以見學世子者宜亟從事於斯

祭與養老乞言合語通在學中故下文曰釋奠曰釋菜曰語說命乞言曰語于郊

干戈羽籥非漫習之也將有事於祭用之也是極大事故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學之而統於大樂正語說命乞言亦極大典禮故小樂正詔之而亦授數於大樂正總之所以成其德也然非論說之詳其曷以警動而陶鎔之故特命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以竟其成大司成即今胄監之祭酒大樂正疑即今監丞博士小學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等疑即今助教學正學録之類小註謂大司成即大司樂恐不其然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註論說此受教者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竊恐未然論說云者細論而詳說之謂也學干學戈弦誦書禮祭與養老乞言合語雖各有所詔之者大樂正統授其數然止是聲容

器數之具耳若其中義理之精微及所以當習此者係身心性情之大關家國天下之重須大司成一一細論而詳說使世子及士自然融會於內外如下文所謂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則此論說功為居多故緊接凡侍坐於大司成者云云見教者如此其論說學者當如此其請問乃可兩相成也

註解論說此受教者云云誤謬之甚

問者何問其論說之未明併其論說所未及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凡學春官釋奠云云是常時之祭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云云是初建學之祭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見祭與樂而兼舉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見養老與祭而兼行蓋祭與養老乞言合語雖三事而意貫相通故遂及凡語于郊者一節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凡語于郊非徒資論辯而已正欲實知其賢才而
取歛之也故繋接德進事舉言揚三事

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
左大學在郊則此語于郊是諸侯之大學也故云
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唯是曲藝者執技以事上
與賢才不同故語三而一有焉者名之為郊人亦
與而進之也與天子國學簡不肖者移之郊郊字
不同

諸侯大學在郊是儲養賢才之淵藪故曲藝亦在
所畜曰皆誓之以待又語者命令告戒使凡通一
藝者皆奮力於修德敏事慎言待又語時進舉而
明揚之也

合語全是求真賢才故有德有事有言者即舉進
而明揚之雖曲藝三而一有焉亦進其等以其序
雖謂之郊人遠之然於成均中使亦得與有事之
榮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
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興器是造學宮一應之器授器是授舞者之器

嚴陵方氏云一獻則無酬酒之煩無介則無傳命

之助無語則無合語之禮亦是但以愚見合語必以介無介語者無介以合語也當是一事

自凡學世子至始立學者諸條皆為教世子而發故末綴教世子句然此法自三代以來未之有改周公抗法於伯禽意全在成成王之德故復提三王教世子句終以周公踐阼句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

干戚羽籥弦誦書禮祭與養老乞言合語皆禮樂之所在故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然其實則君臣父子長幼之大倫是已

禮樂原不相離故分言之則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合言之則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及其成也恭敬而温文總之是這一箇學者知其所以分又知其所以合而陶鎔渾化以底於成是之謂善學禮樂

修內修外總欲涵養此心原不是兩項工夫故緊承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註將懌字體作魯論不亦悅乎之悅最善若恭敬

而温文是徹内徹外自然有此養成之景象正其成也懌之妙境也註分恭敬之實德温潤文雅之氣象較失體認

子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與此言正相發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教世子到有成處全在早諭教而養之豫故繫出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句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正所以養之也故云教喻而德成兼之教以事而喻諸德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却有何勉強苦難之功上文樂所以脩内禮所以脩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胥由此輩輔導之人早諭教而豫養之也賈誼治安疏全本此杜

黃裳云要成儲德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始得即此
意
曰審示曰審喩曰喩諸德曰歸諸道曰教喩而德
成此數喩字最妙宜體味
教喩而德成成字正應上其成也懌成字下文德
成而教尊父師司成統應此成字
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傅訓之德義總之皆以
身教也玩審示審喩德歸道字面可見
語使能也能字須重看是所謂天下第一等人伊
尹周公之流也後世諸葛孔明庶幾近之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
之謂也
君子曰德言君國子民必由於成德也語氣與天
地之大德曰生相似
德成而教尊教字是身教故官正而國治隨之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
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善成王善字下得極妙君德在止至善周公抗世
子法於伯禽總欲歸其君到至善處故下云行一

物而三善皆得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上但言欲其知君臣父子之道此却将父子君臣事使挑剔出來見必先知此然後可為此以見齒於學之不容已所以為君者必由世子之法欲善其君者必抗世子之法然其要在慎教而豫養故曰養世子不可以不慎

諺云做得小做得大與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等語正相發明

父子君臣是道其事父事君為子為臣之合宜處是義總之禮所生也由此禮而全體道義以成其身曰德故本文間出此數字

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三有字相呼應上二有字當重看註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云云說極透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學為子則知為父學為臣則知為君學敬長則知慈幼故連下三學字註訓教之也誤矣

凡學世子及學士至此統是一篇文字故引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等語以結之見弦誦書禮之教皆所以脩其内外以歸其成其實落造於成德處則公輔之蚤諭教而豫養之功居多也

世子之謂也句指世子之法言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十七節

自此起至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止通是論所以處公族者與世子之法相表裏周道親親為人

上者所宜亟知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教世子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正公族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立人大經原不出此故其教亦不出此
內朝以齒外朝以官宗廟授事以爵以官登餕獻受爵以上嗣皆於理合如是是之謂禮
詩曰本支百世天子本也餘皆支也胡為乎其復有上嗣意者泰伯仲雍季歷以次相序其宗法原不紊耶且文王亦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固知本支之說從天子諸侯言上嗣之說從公族宗法言兩者自不相妨也
臣有貴者以齒是內朝之禮
世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是常時之禮故復提世子治之句以冠下文恐不即指臣有貴者以齒為雖有

三命不踰父兄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

軍行雖載祧主其稱則為公禰不必改禰為祧

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玩族之為相也句見族本出於一而其情義自有不可解者

賵賻承含分明是四事註於賵賻含之外加襚二節将承字改讀為贈解吾不知其何謂也然則承之義何居曰此不可強解然有疑可闕也改承為贈而加以襚不可也

公族朝于内朝内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

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以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自此起至不翦其類也是覆釋前件然於中曰孝弟之道達曰君臣之道著曰讓道達似與前教世子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相照應此是文章之血脉處是為一篇文字

體異姓者與異姓為一體也下體百姓亦如此弔臨賻賵上加一敬字見實出至情非虛文是為睦友之道

前云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此云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是文章之照應處

看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却何等親親之至語曰周道親親誠然哉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

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
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
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
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
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
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
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
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
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

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兑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前篇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未竟其說
此自天子視學起至念始終典于學止總是申明
此意見此皆天子之所有事者皆世子之所當豫
知也所以慎輔導而蚤諭教必先從齒於學始
天子視學何為視先師先聖以示法天下養老乞
言合語以興起天下使知鄉方耳故終之曰古之
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
天子視學必行養老之禮故聯綴成文
三老五更謂老而更事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

必備唯其人於三老五更亦云
乞言合語雖二事而相通故此於修孝養登歌下
即云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合德音之致合字不宜作集合之合解登歌清廟
肅肅雍雍德之極致具在聲音中今所言父子君
臣長幼之道與此德音之致相合而無闘是語言
之昭示即登歌之感動是所謂語以成之也是之
謂禮之大者也下文註云大會衆學士以行此養
老之事而樂之所感足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正
是此意

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
上下之義行與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節孝弟之
道達君臣之道著讓道達等語相照應通是文章
血脉
視學養老合語其事關係於天下國家為甚大聖
人思慮首及於此故云慮之以大三老五更世所
尊敬而未必其能愛也聖人釋奠於先老為設席
為肴具一自誠愛之心發出來故云愛之以敬慇
所為設席肴具皆禮也故云行之以禮
古人舉事自始至終本敬慎而毫無忽易於其間

昌平坂學問所

故不期衆之喻而衆自無不喻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